

AOMENWENXVEXIUZHENCONGSHU

K A F E I D A N G

咖啡档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澳门文学袖珍丛书

林玉凤 / 著



AOMENWENXVEXIUZHENCONGSHU

KAFEIDA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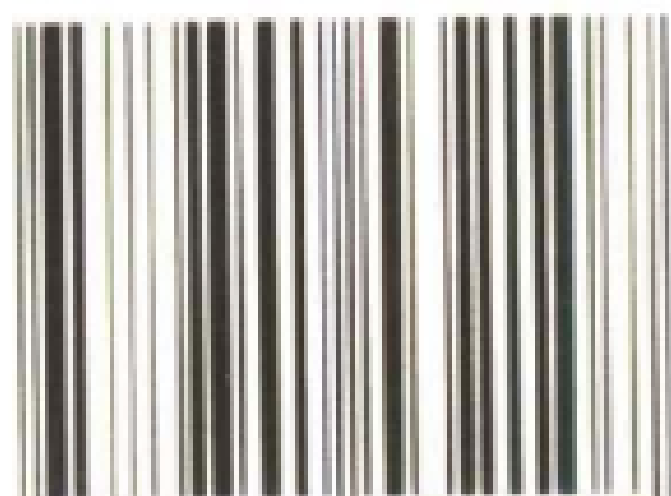


林玉凤，1972年生于澳门，1995年毕业于澳门大学中文系。曾任电视台新闻部记者和新闻节目播音员。现在澳门大学中文学院任教，已出版诗集《假如我爱上了你》。

责任编辑：陈先荣

装帧设计：潘岱予

ISBN 7-80153-210-4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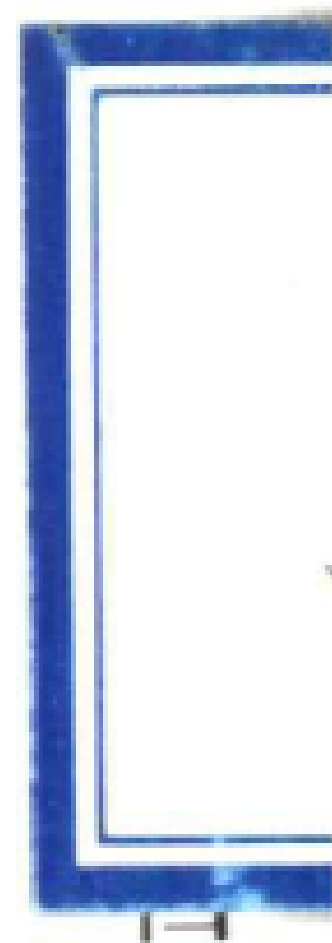
9 787801 532107 >

ISBN 7-80153-210-4/I·018

全套定价：27.00元（本册定价：6.50元）

咖

啡



咖 啡 档

林玉凤 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目

录

爱情故事.....	(1)
刚睡醒时,我丢了眼睛.....	(3)
杨树.....	(5)
正面的遗憾.....	(7)
这刻的澳门.....	(9)
世界纪录.....	(11)
澳门大赛车.....	(13)
葡国蛋挞.....	(15)
咖啡档.....	(17)
搬家的故事.....	(19)
兰桂坊.....	(21)
茶馆.....	(24)
在澳门上大学.....	(26)
香港.....	(28)
何谓真谛.....	(30)

目

录

下一个五十周年.....	(32)
想起月光.....	(34)
想家.....	(36)
马车夫之恋.....	(38)
梦.....	(40)
蓝色的天空.....	(42)
那年中秋.....	(44)
生活.....	(46)
一见钟情.....	(48)
再恨春天时.....	(51)
朋友如衣服.....	(53)
遗忘了的感觉.....	(55)
除了这朵笑,我什么 都可以忘记.....	(57)
橄榄树.....	(59)

目

录

叮叮佬	(61)
摘菜米	(63)
台风旧事	(65)
生活的责任	(67)
深深的寂寥	(69)
孤独的心与温柔的爱	(71)
桂叔	(73)
悼叶教授	(75)
明天还要带伞啊	(78)
如此而已	(80)
想当然	(82)
老师	(84)
发脾气	(86)
回力球	(88)
爬墙记	(90)

目

录

正	(92)
科技	(94)
即食面	(96)
等待死亡之外	(98)
你的头奖是什么	(100)
圣诞	(102)
白兔灯笼	(104)
消化记忆	(106)
第一个卖花的人	(108)
不换猫的夏令营	(110)
不是专业也要尊	(112)
游戏观众	(114)
英语来信	(116)

爱情故事

在一个看月的夜里，他忽然从圆月中看到一个女孩的笑脸。不知看了多久，他又忽然地发觉自己，正对着圆月女孩微笑。也就在他发现自己微笑的一刹那，他知道，自己爱上了她。

后来的许多个夜里，他依旧看月，依旧对月微笑，只是那恒常盈缺的月儿，没有恒常地亮出圆月女孩的微笑。很多个看月的夜以后，他对自己说，微笑没有恒常的一天；这爱，似乎也没有恒常的一天。

很多年后，他在一个无月的夜里，看到身穿嫁衣的女孩，双目亮着久违了的清辉。于是，他知道，自己想起了月儿、圆月少女、自己给圆月少女的微笑和一个看月的夜晚。当夜他看月，他的微笑看月，直到人和微笑都知道，这夜并没有月。

翌日，一个看雨的黄昏，我听了这故事。夜里，

我把故事剪存在记忆的深处,再缀上一张属于自己的图书:那是一个雨雾茫茫的午后,我撑着灰色的大伞,融进繁忙无声的天地之间。在灰色的屏幕中,我看到很多灰色的图书。我看到人流,湍过无色的斑马线;我看到汽车,滑过轮影深深的道路;然后,我看到,灰色的雨雾中,闪着一张彩色的脸——唯一彩色的脸。他向我笑的时候,我知道,自己爱上了他。

刚睡醒时,我丢了眼睛

有时候,会在梦中看到自己和不相干的人在一起,而且是挺亲热的。也有时候,会在做梦也想不到的情况下,和自以为关系密切的人,疏离到一个无法想象的程度。那时,我总会在广漠的大地上,跟枯草同睡,然后在两眼充塞黄土的清晨,挖掉眼睛挖掉黄土,与昨夜星宿诀别,与今日晨光诀别。

可惜的是,走了,我还要回来。回来了,我还要看。却往往到看的时候才记起,眼睛跟黄土一样,已经被丢在那片杳无人烟的大地上,跟枯死的褐草一起,早被没入泥土,等待石化和再生。但我却从不知道,石化与再生当中,哪一个会来得更早。

于是,我很想跟已经活在鸿沟另一边的朋友说:我已经丢了眼睛,请你牵我越过鸿沟吧!不过,我始终没有说什么,因为他们都离我很远,很远。

我看不到他们的脸，也无法猜想他们脸上的表情，更不会知道，从隔岸传来的声音，是笑声抑或哭声，是朋友抑或是陌生的人。而且，对一个因为丢了眼睛而什么也看不见的人来说，对话，实在太奢侈。

所以，我选择了新的生存方式。那就是接受，接受一切与是与非都没有关系的是非，也接受了忽然成为事实的一切，更加接受了哭对鸿沟而无言以对的局面，当然，我也接受了丢掉眼睛的现实。是的，在不太久以前，我的双眼已随黄土与枯死的褐草，一起没人那杳无人烟的广漠大地，那时，我还刚刚睡醒呢！即使睡时我没有做梦。

杨 树

前年秋季在北京，几次梦中惊醒，听到雨簌簌地下，推窗一看，只见斑驳的树影，没有雨光。早上醒来，还是听到雨声，带着伞出门，眼前几片黄叶在干白的大街上随风起落，道路两旁干裂得灰白的杨树干一动也不动，树上带黄的绿叶却不停舞动。低头，又是雨声簌簌。在路中心愣站了一会，几辆单车响着铃在身边擦过，才惊觉自己夜半醒来听到的都不是雨声，而是叶动的声音，是带黄的杨树叶在风中舞动的声音。

后来，有几个晚上，听到绵绵却又轻轻的水声，像有溪水流过，便在暖和的被窝中看着房间的黑夜，听着水声。大概是有汽车经过，车轮辗起了本来静淌路旁的水，水声霎霎，像在下雨天里。推窗一看，也真的在下雨。雨光下的杨树叶，像粘在黑

夜里一样，一动也不动。

有那么一夜，秋风直吹进被窝，窗外簌簌簌簌地又是杨树叶在舞动。醒来后再不能入睡，便披上外衣推窗看叶舞。看了一会，叶和风都在顷刻间静下来了。层层不动的树影之外，远远地站着一颗小黄豆那样的街灯，灯光照见的地方，尽是绵密细雨，像每年五月从带叶芽的杨树上飘下来的白茸毛。看着看着，想起这是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，想起澳门，想起澳门的榕树，那些永远静静飘扬的榕髯，那些永远油绿的榕叶，静静地，不带点黄。

正面的遗憾

试想一下，三十年后，你在国土的另一个角落，碰到今天跟你一起吃苦的朋友，谈起往事，都感慨，却都淡然，偶而还有笑声。说着说着，发觉同桌的新相识几乎都有着同样的经历，对同一件事都有同样深刻的感受，同样有好多话想说……

跟一桌来自国内的前辈吃饭，就是在这样的光景下度过的。前辈都是因为澳门回归，从国内的不同地方来到澳门。在这里碰头，想不到大家会从澳门的工作谈到过去的共同经历。三十年前开始的“文革”，是很多中国人吃苦的日子，就因为吃的苦太多，吃苦的人太多，形成一道属于一整代中国人的伤痕，在事后，伤痕渐渐平复的时候，倒成了大家的共同话题，而且是大家都印象深刻、都感受深刻的一个共同话题。越说下去，越觉得座中人在那十

年岁月中,都应该曾经在自己的身边擦过。是的,这么熟悉的经历,这么熟悉的情节,这么熟悉的人物,怎会让人觉得陌生?难怪邻座的先生长叹一声后爱说:“真的,就像是昨天的事啊!”说到此时,不禁想起历史的吊诡,三十年后,大家居然为另外一件国家大事,在澳门的一个角落碰头,谈论着大家都有话可说有话想说的昨天。

旧事过去了,前辈慨叹之余,说:“因为那时候浪费了最美好的时光,后来我一直很用功,拼命地看书学习,可是,失去的,补不回来。”其实,前辈的用功,早已把过去浪费的学习时间补回来,今天成就可见。补不回来的,只是对那一段日子的遗憾,可是,这个遗憾很正面,成了前辈不断努力的一股推动力。

这 刻 的 澳 门

二十年前,我以为澳门只有马场海边到红街市那么一小块地方。那里有一个海,一大片四季都绿油油的菜田,几间两层高的平房,十多户天天都见面的人家,每天妈做晚饭时,向西的窗前往往出现橘红的夕阳和夕阳流泻的满窗台阳光。

十五年前,我知道那小地方中间有一个警察球场,球场附近有几十间西式平房,平房的门常常关着,屋顶不是攀满火红的炮杖花,便是缠满青莹的葡萄。因为有一次想摘葡萄给人抓着,我才知道,葡萄树下住了葡萄牙人,那时,我只知道他们叫“MICKO 佬”。在我家搬离那个小地方以前,只有一个“MICKO 佬”曾经跟我说话,那时他的头发全都白得发亮,因为他说的广东话跟我们的没有两样,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会叫他“MICKO 佬”。

除他以外,只有一个年龄和自己差不多的“MICKO 佬”的孩子,曾经和我一起跳橡筋绳,她的母亲是一个皮肤白得很漂亮的中国女人。

十年前,因为要往东方斜巷办证,我第一次清晰知道“MICKO 佬”是葡萄牙人,葡萄牙人是掌管着澳门政府的。那以后,我也清晰知道,从关闸徒步走到妈阁要差不多一小时。五年前,四年前,三年前,两年前,一年前,我都觉得澳门像个随时可以拿起电话筒和全世界沟通的小渔村,既繁荣现代又宁静精致。这一刻,我知道这个地方……我忽然觉得这个二十一平方公里大的城市比我二十年前想得还小,小得连一个可以让我钻进去的洞也容不了。